

插队

作者：李之林

(上接本报10月23日B4版)

四

至于我们几个人，则是简简单单地在隔壁的一孔空窑洞里挖了个大坑，就算是厕所了。

挑粪的工具是一根扁担（挑水的那种），两个方形的木桶，再加上一个长柄的粪勺。挑粪必须格外小心，挑水时水溅到身上并无大碍，要是粪溅到身上可就不那么美妙了。我们村里还有挑粪下坡时不慎滑倒，屎尿泼了一身的先例。

轮到我挑粪的那天，我特意穿了一套最破的衣裤，开始一家一家地掏粪挑粪送到地里。到了第三家时，他们家的一块石板不平，粪桶放不稳，我就在粪桶下面垫了一块小石头，等到粪桶掏满了，我小心翼翼地弯下腰，用扁担勾住粪桶的横梁，慢慢站起身来，不料粪桶刚离开石板，那块小石头就滑落到粪坑里，溅起了星星点点的粪花，其中一滴正好溅到我的嘴唇上。当时我真是欲哭无泪，只想到那两句俗语：狼走天下吃肉，狗走天下吃屎。

林志安是我们四个人当中家境最差的一个。他是家里六兄弟中的老三，他还有一兄一弟也在外地插队，他们兄弟间的往来信件都是夹在杂志里传递的。原因很简单：寄一封信邮资八分钱，寄一件印刷品邮资四毛钱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们正在窑洞里吃晚饭：小米饭，羊油炒土豆片，忽然听到外面不远处传来“砰”的一声。过了不到十分钟，三个农民走进我们的窑洞，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村的。一个外村人手里提着一只嘴角流着鲜血的狐狸。我们问村里人这是怎么回事，那人说，这只狐狸是用“药弹”炸死的，扒下皮可以卖十块钱。我们问“药弹”是什么，他一边说一边比划，最后我们总算是明白了个大概。原来“药弹”就是一个简单的爆炸装置：两块弧形铁皮中间放进一些火药，再夹一小块火石，然后抹上羊油，在各个村落收工以后，就把药弹放在路边，这时如果有狐狸经过，闻到羊油的味道。就会上去咬一口，药弹在狐狸嘴里爆炸，把狐狸炸死，就可以得到一张完整的狐狸皮。

林志安心动了，问：“哪儿能买到药弹？多少钱一个？”“李庄就有，三块钱一个。”

林志安第二天就去了李庄，花九块

钱买回来三个药弹。每天晚饭后出去放置药弹，早上天刚亮就得去把药弹拿回来。

一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就听见不远处“砰”的一声响，林志安一下子就从炕上蹦起来，穿上衣服冲出门去。我对张宗璐说：“这下子林志安要发财了。”没过多久，林志安垂头丧气地走进窑洞，两手空空。我问他：“你的狐狸呢？”他沮丧地摇摇头：“我把李庄的狗炸死了。”

这麻烦可就大了，那条狗是李庄的牧羊犬。林志安不仅要照价赔偿，而且按照山里的规矩，在李庄买来新狗之前，林志安还要去李庄充当牧羊犬放羊。所幸山里人生性淳朴，心地善良，再加上老队长出面求情，林志安才没有赔钱，当狗放羊的事也免了。

五

在村里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除了正月初一到十五，余下的时间是没有休息日的，下雨天除外——这是山里人的“特权”，因为雨天路滑，上下坡很容易发生意外。

村里对我们几个“老插”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，我们有许多借口可以请假不出工：生病了，要砍柴，洗衣服，甚至去五里外的高家山供销社买东西也可以请半天假。我们四个人当中就数我请假的次数最多。有时候，我请了假，哪儿都不去，而是把自己反锁在窑洞里看书。我带了两套书来芦子岩，一套是十卷本的《鲁迅全集》，另外一套是四卷本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。对于我喜欢的书，我会反复阅读，《鲁迅全集》就是这样的书，我不仅精读了鲁迅的全部小说诗文，并且通读了书中所有的注解。

每年过了清明节，地里的活儿就越来越多，并且开始出早工。天刚蒙蒙亮就会被小队副丙儿呼叫下地干活儿的喊声惊醒，呼叫声中，还安排了干活儿的地点和所需的工具。出早工的都是有家室的劳动力，光棍儿们是不出早工的，因为他们（还有我们）需要自己做早饭，饭后还要把各家各户为出早工的人们做的早饭挑到地里去。

在地里的活计当中，最让“老插”们头大就是五月间的“数谷”了。“数谷”翻译成北京话就是“间苗”。“数谷”要蹲在地上用一把短锄（类似花锄）给谷子间苗，一蹲就是一天，“老插”们



▲ 左林志安 右李之林劳动期间在场上休息

哪里有这般“蹲功”，所以就只能变蹲为跪，说白了就是双膝着地，一点一点向前爬行。用不了两天膝盖就磨破了，只好在膝盖部位裹上两条毛巾，继续坚持下去。村里人的蹲功可真是了得，他们在地里留下的脚印就如同加长的麦穗图案。老插们最不忿的是那些数谷高手在田间休息时，还蹲在地头抽烟！真是“宁可蹲着死，也不站着活”。

山里的季节大约要比平原晚一个月。七月初开始麦收，村里麦田不多，十天左右就能完成麦收的全过程。别看时间不长，却是一年中最忙最累的十天。先是割麦子，天不亮就下地，看清了麦子就开始割，边割边捆，割完了这块地再去割下一块。

我喜欢山区的原因之一，就是这里的地块都不大，我们村里最大的一块地只有十亩，还不是麦地。我在上中学的时候，曾经去北京郊区割过麦子。那里的麦田一块就是几百亩，一眼看不到头。每个人割两垅，手快的不用多长时间就把手慢的远远抛在了后面。孰优孰劣，一望便知。手慢的人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。而山区就不一样了。地块小，手快的三五分钟就能割到地头，再返回身来割另外两垅，时不时地就会跟手慢的碰个对头。地里的人参差不齐，压根儿就看不出来谁快谁慢。

村里的麦子都割完了，下一步就是要把捆在地里的麦子担回到场院上。也是天不亮就起身，一趟又一趟，一直担到天黑。担麦子的扁担就是担柴的那种，秋收时担谷子用的也是它。肩上担着一百多斤的麦子爬四五十度的陡坡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不过在村里所有的活计中，挑担是

我的强项。有一次，我担着一担柴走了八里路，回到村里一称，正好一百五十斤。没过几天，林志安也担回一担柴，也是一百五十斤，我们俩算是杀了个平手。

麦子全部担到场院后，就该脱粒了。我们把麦子平铺在场院上，牲口把式拉上一头骡子，后面拖着一个大石碾子，来回碾压场院上的麦子。我们则手持木叉，把碾过的麦子重新铺开，以便再次碾压，最终使麦粒与麦秸分开。随后就是扬场了，我们村里有一部木制扇车，这东西显然有年头了，上面还有一个民国初年五色国旗的图案。扇车虽旧，但是仍然很好用。扇车内有一个大风扇，两个人一边一个，用力摇动风扇两边的铁制把手，一个人站在上面用簸箕把麦粒麦秸一起撒下来，通过风口，较重的麦粒与较轻的麦秸落地时就会自然地分开。扇车对面的人用一把木铲把麦秸拨到一边。扇车下面的麦粒越积越多，多到一定程度，扇车就会停下来，让人把麦粒装进麻袋里，也让摇把手的人喘口气，然后继续工作。

当麦粒全部装进麻袋后，我们就要把整个场院打扫干净，再把麻袋里的麦子重新倒出来，平铺在场院上，因为刚刚割下的麦子里含有些许水分，必须要彻底晒干，才能入库。晒麦子最怕的就是下雨，一看天色不对，丙儿一声喊，所有的劳力都会立刻集中到场院上，争分夺秒地把麦子装进麻袋，扛进库里。就这么早出晚归，辛辛苦苦干上十天，到年终每户最多也只能分到十斤麦子。

——待续——

(版权文章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)